

那是我第一次去报社的澡堂。平时我都是在家里洗澡。不论冬夏,都是在煤炉上烧好水,倒在大盆里,兑好冷水,慢慢洗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家里洗澡的。可是那一天,我妈妈说快过年了,要干干净净地洗个澡。她帮我买了洗澡票,就带我去澡堂了。

一进澡堂,看到的情景就把我吓了一跳。到处水汽浓浓,裸体的成年妇女像影子一样飘动着,我根本不敢朝她们看。地面溜溜滑滑的,空气中散发出肥皂味。那么小的一个澡堂,却拥挤着几十个人。澡堂里有十多个隔断,有的放了澡盆,有的没放澡盆。妈妈将我的干净衣服放在旁边的一个小抽屉里,帮我选了一个有澡盆的隔断,对正在洗澡的那个女孩说,她洗完了就让我去接她的位。妈妈交代完就离开了。我站在走道旁等着。

唉,澡堂里太不舒服了!虽然是冬天,我却感到背上正在出汗,多么热啊!我在心里抱怨:干吗让我来这里洗澡啊。我觉得眼前这些披着湿头发走来走去的裸体妇女特别难看。而且我站在通道边上老是挡了她们的路。

待在这逼仄的地方,我就像受刑罚一样。但那些妇女显然特别开心,一边洗一边大声聊天。

忽然有人叫道:“停水了!”其实她们指的是热水停了,但冷水还有,所以暂时也没法洗了。据她们说,这是锅炉的问题,锅炉熄火了,这事常发生。于是大家都去找衣服披上,站在隔断边等待。

在澡堂里

残雪

约莫过了二十分钟,热水又来了。人们赶紧赶忙地洗,生怕再次停水。因为停水,我要去接位的这个女孩子洗了半个多小时。我眼看她洗完了,以为她会去穿衣服了,没想到她的小妹妹又来了。于是女孩又帮她妹妹洗。我在一旁等得两腿都酸痛起来了,她们还在慢慢洗。打肥皂啦,用毛巾搓啦,洗得特别仔细。大概是想干

块“奶油蛋糕”。小时候的我,在雪地里滚来滚去,头发上沾满雪花,呵出的白气一下子就模糊了镜片。海南的雨来得快,走得也快,刚刚还是瓢泼大雨,转眼间天就晴了。

周末的傍晚时分,椰梦长廊的夕阳把海水染成了橘红色,手机弹出提示:天津降温 12 摄氏度,穿薄外套。忽然想起在天津裹上羽绒服那种温暖的感觉。在海南,风绕来绕去,旁边烧烤摊飘来一阵孜然香,和天津夜市上烤串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原来味觉、嗅觉的记忆藏在身体的褶皱里,一触即发。

我的小柜子里,放着桂花香味的天津大麻花。同学看到后问我是不是从天津来的,我点头时鼻子酸了。乡愁不是宏大的叙事,而是细碎的味道、声音、颜色,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,一头系着海南的椰子树,另一头拴着天津的海河桥。

月亮照在写满我对天津念想的日记本上,上面藏着地图上量不出来的距离。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,装着飘满煎饼果子香气的海河浪声,那是我的成长时光。

窗外的椰子树沙沙作响,像极了天津老屋里的风铃声。我知道,往后不管走到哪里,我都不会忘记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,天津,它一直安安稳稳住在我心里。

色舞地讲述了作品的故事梗概。

看着莫扎特手舞足蹈的样子,皇帝十分开心,便答应去看彩排并亲自审查。借着皇帝开恩的高兴劲儿,莫

名剧与哈欠

赵盛基

扎特很快完成了创作。

彩排当天,皇帝如约而至。这部歌剧长达四个小时,久坐难免让人疲惫。观看期间,皇帝有些累了,打了个

干净净地过年吧。

终于等到她们出来我准备进去了,却又一次停水了。

我将澡盆用冷水洗了一遍,站在旁边等。又等了十来分钟。

后来热水来了,我到通道旁去脱衣。我特别不喜欢旁边的人看见我的身体。我,一个小学三年级的、极瘦的女孩,一直以自己的瘦为羞耻。可是没办法啊,我三下两下脱了衣,摔在一个放脏衣服的间隔里,立刻往澡盆里跑。我害怕洗到半路停水,就不敢洗淋浴,直接将热水放进澡盆。我放了浅浅的一层水,又停水了。这一次,我不再等了,我胡乱洗了个澡,也不洗头发了。我擦干身子,赶紧找到我的衣服穿上了。当我掀开厚厚的门帘来到外面时,外面已经下雪了。新的一年快到了。

走在街上,回忆起地狱般的、溜溜滑滑的澡堂,总觉得身上哪里还没洗干净。那个鬼地方,里面多么脏啊,在自己家里,将木盆擦得干干净净,慢慢洗,比那里不知好多少倍。我也爱清洁,但我一点也不喜欢以澡堂那种方式清洁自己的身体。我妈妈不懂我的心思。



●雅舍谈艺

雨中即景

厚圆

雨雾模糊了边界,
记忆却冲刷不掉。

哈欠。然而,剧情深深吸引着他,他立刻又来了精神,饶有兴致地继续观看,直至彩排结束。

为了给皇帝留下好印象,指挥台上的莫扎特全神贯注、十分卖力地进行指挥,演出结束时已经大汗淋漓,完全没注意到皇帝打哈欠的细节。结果,演出没有被禁止,《费加罗的婚礼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事后,知情人告诉莫扎特:“如果皇帝陛下在四个小时内打上三个哈欠,你的这部歌剧就完了,不会再有演出机会了。”所幸,皇帝只打了一个哈欠。

星期文库

世有嘉树之二

在《山海经》中,多次写到了一种名为“穀”的植物,《中山经》里还出现了一座“穀山”,“其上多穀,其下多桑”。“穀”并非想象中的神树,而是桑科构属植物构树,古名楮树、穀桑,在我国南北各地多有分布。《酉阳杂俎》称:“叶有瓣曰楮,无曰构。”李时珍认为:“楚人呼乳为穀,其木中白汁如乳,故以名之。”

构树生命力顽强,生长速度快,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扎根,因此民间有“谷田久废必生构”的说法。不过构树的材质较为普通,曾被古人斥为“恶木”。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,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,在它前面的诗句是“乐彼之园,爰有树檀,其下维穀”——诗句将挺拔的檀树与低矮的构树并置对比,二者的高下之别不言而喻。

其实,构树自有其独特价值。它是雌雄异株植物:雄树的花序外形酷似毛毛虫,曾是古时重要的救荒食物;雌树结出的“楮桃”橙红浑圆,外形略似杨梅,这种由数十朵花序组成的“聚花果”,很容易引起鸟儿的注意。它们在采食果子的同时,也无意间承担起了传播种子的任务。《诗经·小雅·黄鸟》中“黄鸟黄鸟,无集于穀”的诗句,描写的或许正是黄鸟被构树果实吸引而来的场景。就连寄生在构树上的菌类,也被古人视作美食,被称为“楮鸡”或“楮耳”。

构树的树皮是重要的造纸原料,用它造出的纸张坚实洁白,享有“楮练”的美称。古人还给纸取了不少与构树相关的别名,比如“楮先生”“楮待制”“楮知白”等等。在诗文中,“楮”常被直接用来替代纸,比如纸笔合称“楮颖”,书画别名“缣楮”。宋代发行的纸币用楮皮纸制成,故名“楮币”,也称为“楮券”。

三国时期陆玕所著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中,除了提到构树皮可造纸,还记载了它的另一用途:“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。”构树皮布的历史十分悠久,在珠江口一带,曾出土过距今 6000 年至 7000 年的新石器时期制作树皮布的工具“石拍”。这种树皮布的制作无需经纬织造,工序颇为独特:先将构树皮的外层刮去,放入水中浸泡,再用石块反复捶打。通过外力破坏树皮的内在纤维结构,使韧皮纤维在捶打下相互交织,最终形成一块富有韧性的薄片状“布料”,其原理和形态都与现代工业生产的“无纺布”有相似之处。

古代构树皮布主要由平民穿用,《后汉书》中记述,有位叫周党的隐士拜见尚书时,仍然戴着“穀皮绡头”,即为用构树皮布做的束发头巾,以此体现此人安贫乐道。

纸源穀桑今名构树

李潇

站在海南望天津

吴雨轩

昨天翻看相册,看到一张寒假时在天津水上公园拍的照片。那时候,公园东湖、西湖、南湖的冰刚化开,碧波庄和卧龙桥等景观,安安静静地充当背景。现在那些湖里应该长水草了吧?总觉得天津的天空比海南的天空离人更近,像姥姥织的毛衣一样,表面简单但穿起来暖和。

印象中,天津的雪来得特别快,一夜之间五大道的小洋楼就变成了一块

莫扎特是 18 世纪奥地利的天才音乐家,他短暂的 35 年人生中,创作了 600 余部音乐作品,其中《费加罗的婚礼》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。这部歌剧讲述了一个充满趣味和波折的爱情故事。在当时,这类题材在奥地利属于被禁止的范畴。创作初期,一位一直嫉妒莫扎特才华的宫廷御用乐师向皇帝举报,皇帝自然不允许此类作品上演。然而,执着的莫扎特不愿让自己的作品胎死腹中,于是亲自去游说皇帝。他说:“陛下,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爱情故事,您看了必定会高兴。”接着,他眉飞